

第一輯

革命先烈集

何蒼海題

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編印者 廣州先導社

史堅如烈士



史烈士堅如，諱文緯，原籍灤陽，先世徙居於粵，遂爲廣東番禺人。自少聰穎好學，擅詩能畫，貌狡好如女子，而性嚴鎮果毅，待人接物，真摯誠懇，藹然可親。年弱冠，卽浩然有復國之志。聞總理革命談，傾心無已，東渡留學日本時，卽加入興中會，旋受總

理命，偕日人宮崎至長江沿岸，聯絡哥老會，以壯聲援。總理以廣州第一次革命失敗後，密謀再舉，因命鄭士良入惠州舉義，而命史入廣州招集同志，以謀響應。史偕鄧蔭南入粵，以軍餉無着，謀賤售其家業充之，因庚子義和團影響，日久無所成，以故聯絡防營旗兵綠林之計劃，皆以絀於費而阻。時鄭已發難於惠，清吏傾師而東，史謀殲其魁

渠，以寬我師。適售產得三千金，遂租屋於撫署後之后樓房，與其兄古愚等，澈夜掘隧道，通入撫署，埋炸藥二百磅於隧道盡處，而以藥線爲引，轟炸僞兩廣總督德壽。默計德壽臥所，詎藏藥地不遠，炸藥爆發，決無倖免之理。乃工作竣後，藥爆炸，以炸藥不能盡發，僅毀撫署一部，德壽仍無恙。史疑不釋，數返原處偵視，遂卒被捕，遇害，乃民國紀元前十二年九月十八日也。時年僅廿二歲耳，史有兄名古愚，有妹名憬然，皆盡力以助史。卒未獲償史之願，此誠史所難瞑目者。

秋瑾烈士



秋瑾烈士字璿卿，浙江紹興人也，

家世仕宦，故君生於閩，稍長讀書，通大義，嫻於辭令工詩文詞，著作甚美，

又好劍俠傳，習騎馬，善飲酒，慕朱家

郭解之爲人，明媚倜儻，儼然花木蘭秦良玉之倫也，旋客湖南湘潭，湘有富賈

王氏方爲子求婚，聞其賢聘之，因適王

氏爲王廷鈞婦，生男女各一，男曰沅德，女曰桂芬，而廷鈞納資爲郎，偕君入京師，因得識其夫同官廉泉妻桐城吳夫人芝瑛，文采昭曜，盛極一時，見者咸驚以爲珊瑚玉樹之齊輝而並美也，時天下喪亂，內外交關，而中朝政客，日益竄敗，士習民風，奢侈踰度，競爲靡靡，幾忘國勢之日落，而深仇大恥之亟宜報也，因日夜忽忽不樂，至甲辰夏遽

脫所御章服及裳珮之屬，悉贈諸芝瑛而東赴日本留學焉，會孫中山方創同盟會於江戶，以君抱負弘遠，首邀之入會，自是更字竟雄，號「鑑湖女俠」，日以物色人材爲職志，江浙志士之與君相識者，咸因君介紹入同盟會，而同盟會乃大張，間又與諸女士重興共愛會，而已爲之長，隆譽日起，留東學子，慕君者衆，每大會集，輒邀君與俱，君亦負奇磊落，往會必摳衣登壇，多所陳說，其詞淋漓悲壯，蕩人心魄，與聞之者，鮮不感動，愧赧而繼之以泣也。○當是時，留東學生日益多，其議論咸慷慨激烈，以革命爲歸，清廷患之，陰囑日本禁止之，於是日校乃訂取締留學規則事聞，學子大噪，君尤憤甚，率同志歸國，得識石門夫人自華，留主潯溪女學，許異姓骨肉焉，是夏之浙東，陰求死士，得呂東昇諸人，還至南潯，定計將往爪哇，會病未果，因留上海，居虹口厚德里，爲同盟會員往來通問地，嘗視陳墨峰同造炸彈，忽藥性爆裂，聲震屋瓦，君與墨峰皆被創甚，里巷驚駭，幾爲警兵所逮，以無左證得免，遂發刊中國女報，識若遯焉，明年丁未歸紹興，主明道女學及大通體育會，體育會者，徐錫麟之所創，而君爲之主持者也，時徐方在皖，圖大舉，故君亦往來吳越間，以爲之備，因日部署其衆，得數千人，悉編定

之爲八軍，曰光復漢族，大振國權，統名之曰光復軍，每軍置大將，副將，行軍，正副參謀以迄中左中軍，中左右佐尉各職咸設置之如制，又爲軍服，自大將以至佐尉，均黑色，對襟短袖白衣布包頭，並加胸帶，（如西洋懸掛寶星之斜胸帶）以色爲等差，黃者居首，白次之，紅又次之，淺藍又次之，兵士則於白月中大書其隸之官字以爲別（例如光字軍，兵士書光字是也）肩章於白月中書中左右等字，及號數以爲別，旗幟尙白，中標漢字黑色，順旗，則書復漢，黃地黑字，並文書勅令鈐記之屬，咸規定之，無所遺別，鎔金爲約指二十八枚，鑄詩其上曰，黃河源溯浙江潮，衛我中華漢族豪，莫使滿胡留片甲，軒轅華胄是天驕，頒諸魁傑，以爲口號，於是以徐錫麟爲光復軍首領，若爲協領，而張恭等爲分統云，五月練成，乃招選得壯士三十二人，編定之爲敢死隊，以周華昌俞煒葉頌清率之，赴杭州，華昌又別招部下二百人，駐江干，伺動靜爲內應，而皖事遽敗，金華一軍，亦稍洩漏，君心雖痛甚，然業已無如之何，廼益示鎮定，遣衆他去，而已獨居大通學校俟之，自謂婦人無他慮也，郡人有胡道南者，夙與君忤，至是竟輸其情於紹興知府貴福，貴福者虜人也，聞之是夜渡江至杭，白巡撫張曾敫，曾敫以詢湯

壽潛張美翊，曰信，遂遣兵往捕之，君因不免，踰日殺之古喻亭口，時六月六日黎明也，有見之者，謂初終無所供，惟於刑廷書秋雨秋風愁煞人句而已，悲夫。

陳去病曰，自徐君殉皖之耗聞，余卽爲歌詩弔之，及君耗迭至，余又欲爲追悼，以他人所阻而止，明春戊申適越過杭州，會徐夫人，方爲君營墓湖上，余因建議創建秋社，一時與會諸子，咸贊同焉，及詣越過軒亭，始爲文申弔，見聞之者多驚駭，相屬以爲悖熱，余用是知君之屈殺，益信而有徵也。不知漢胡深仇繫匪旦夕，百年圖報，已覺其恕，而瑾生會稽，吟猿劍之風勵薪胆之志，其於革命，不亦宜乎，顧瑾卒死者，非以其鋒芒有未斂歟，然而瑾且傳矣，則夫人之欲爲善者，亦奚事而不自壯也哉。

秋瑾訊時，人知其止書「秋風秋雨愁煞人」七字，死後清吏發表一供詞，所有事實似非局外人所能僞造者，附錄於左。

秋競山陰縣人也，年二十九歲，父母都故，丈夫王廷鈞，向與婦人不睦，婦人於光緒念九年間，與丈夫離別出洋，往日本遊歷，會過徐錫麟趙洪富，因此熟識，後來婦人遊歷，回華在上海開設女報館，始於上年十二月間，回到紹興，由素識的蔡姓，邀婦人

進大通學堂，充當附設體育會教員，與竺紹康王金發都是素識，時常到堂，趙洪富前充體育會賬房，已於五月念四日走去，程毅到堂，已有月餘也，與婦人認識的，六月初四日，聞有營兵前來搜捕婦人，當即携取手鎗，并外國皮包，就想逃走，不料兵勇已到，不及逃避，堂內開鎗，兵勇們也開鎗，就把婦人連槍拿獲，論說稿數紙，日記手摺一個，程毅們也被拿獲，解送到案的今蒙督訊手鎗是婦人的，論稿是婦人的，做的日記手摺是婦人的，婦人已經認了，稿底革命黨的事，就不必多問了，皮包是臨拿時丟棄在堂，至趙洪富竺紹康王金發們現逃何處不知道。（陳去病）

徐錫麟烈士



自丙午以後，清廷昇端方鎮江南，方遣馬販米占元優人夏月恆刺探黨人陰事，捕縛入獄踵相接，米夏固端狎客也，故革命黨人愈憤，丁未五月廿八日遂有會稽徐錫麟槍斃皖撫恩銘事，警耗遙達北庭，駭驚，而徐卒以救援梗絕力竭而死，嗚呼，烈哉，謹按君諱錫麟，字

伯蓀，會稽東浦人也，少讀書，通大義，然恆失愛於其父，乃益自刻厲，應試輒冠其曹，耦郡邑吏，欽其才，以收君門下爲榮，君研精數學，善製器具，曾手構星球儀，見者歎爲莫及，後以諸生中副榜，既復悔之，乃集資設書肆，假以物色豪傑，繼乃從事教育，尤熱心桑梓公益，創辦之始，邑人嘖有煩言，繼乃欽其識，紹興中學校，亦延君任教

授，曾乘間至日本，觀博覽會，歸益有志於經世，繼念宗邦削弱，原於祖國之陸沉，邑人某某旅於上海，結合某暗殺團，君緣某君之介紹於滬入會，歸乃運動紹屬會黨，盡交其會豪，傍及金華府，由是草澤間，往往知君名，繼念浙省會黨，知識淺闇，莫若稍事教練以兵法相勸，乃與某某君謀創設大通師範學校於紹興，以普通科學外，尤重體操，六閱月而課畢，由是綠林之豪，麇集其間而勢力亦益盛，然爲官吏者莫知也，繼念非握兵柄，不足舉大計，乃同某君等，共假金某氏，得數萬金，以捐納得道員，又得俞廉三爲之助，僞設奇策，以干張之洞，袁世凱，欲假官方東游，投身陸軍學校，俟畢業以後，返握重兵，乃束裝再渡日本，適日本振武學校，以君體質素孱，禁其肄業，然君固嫻習武事者，雙目雖短視，顧精於鎗術，所發罔不中，皖事之成，卽肇端於此，君既反國，乃取某氏所貸餘金，運動滿州政府，盡罄其資，昔與君同事者，爭怨之，顧莫能測君所爲，然君竟因是得安徽候補道，君之蒞皖也，亦賴俞廉三之助，並得清慶王及杭州將軍長某荐函，慶長均皖撫恩銘戚也，君得其函持謁恩銘，恩銘大器之，立命會辦警察學堂事務，於是君遂得發揮其意見，蒞校後，鼓勵諸生，殫竭勞動：每赤日中，戎裝佩

劍，躬自督練，儀觀偉然，皖曾以爲能，立奏請加二品銜，而不知君報國熱忱，日益歛薄，固將食其肉而寢其皮也，端方旣仇殺黨人，皖曾心動，亦下令戒嚴，君聞之，竊獨悲憤，謂禍根不除，終且滋蔓，則神州黃胤，寧有重見天日之期耶，乃密約海內外同志迅速赴皖，共圖舉事，期五月廿八日會警察生將畢業，君乃徧邀皖中官吏，蒞堂觀禮，亦期五月廿八日，而恩曾欲速，君對以未集，恩曾乃召其校執事顧松問之，松唯唯從命，遂改五月廿六日舉行畢業禮，君慮堅持，則謀將洩，而從之則後援未至，顧業已無可如何，不如先發以待天命，遂從之，期近，君日召諸生討厲綦切，繼之涕泣，諸生咸爲動容，又密與其同志陳伯平馬宗漢嚴爲戒備，二君皆諾之，至日恩曾以下，咸戾止，君始終慮謀洩，坐旣定，君諭教員某君下鍵，某君承命遠遁，嗣命顧松下鍵，顧松固知情，至是忽不從，君大憤恨，立擊殺之，遂還擊恩曾於堂，鎗連發皆中之，並傷及其左右，獨藩學臬以下官吏皆紛紛奪門逾垣遁，恩曾尙未死，其左右急牽之去，君復擊之，洞中腹及巡撫署而死，臨死猶謂人曰，徐道擊我，「徐道擊我」故其下遂發兵擊君，君知事敗，急率衆據軍械局放槍，子彈竭，發砲，絕機砲，遂被圍，陳伯平死之或曰斃於君手

，君復走，爲追者所及，卒就擒，至按察使署，官吏咸臨，訊問君，侃侃不諱，詞氣甚正，遂殺之，剖其心，以祭恩曾云。

南史氏曰，長江流域，自林文祥以私憾刺江南總督馬新貽之死，迄今之數十年，使風慘澹，亦幾幾不聞有荆鼎之儔矣，至甲辰之冬，申春市上，乃始有萬福華鎗擊王之春之事，固皎然皖北之民也，然事不成而敗，聞者惜之，顧殺機一開，刺客踵起，至踰年春日，爰有王漢刺鐵良不成而自殺之事，風潮所播，警鐘不鳴，舞台推倒，（時警鐘報以登王漢事被鎗，而予所著大舞台雜誌，亦受詰問銷毀）蓋亦烈矣，而吳樾一介書生，因之感激，（見其自序）逕懷炸彈，以入北京，力投汽車，期盡殲其渠，志氣勇甚，乃天禍中國，滿會無恙，而終殞厥身，悲呼，傷哉，兩歲以來，胡塵蔽日，天地不明，漢朝男子，終若甘心降服矣，廼端會返國以來，我江南不務安集，而日爲酷虐，天呼天呼，固有人焉，思剗刃於腹其矣，而徐君乃毅然突起其間，先掠小醜而殲之，雖曰傷勇輕生，殺之不武，而其效已著，夙願畢償，要可含笑入地，傲文祥而慚福華，慰王漢而憫吳樾，軒然悚其魂爲厲鬼，以梟擊胡虜之魂，降其靈爲天神，以昭告漢族之民，陰佑默相

俾我生者，盡集巨慙而殲之，重挾漢室，歸於中州，永奠河山，長錫日月，則徐君之賜我多矣，故傳其略，以勗吾黨。（南史氏）

陸皓東烈士



烈士陸公，中桂其名，皓東則其別號，吾黨之健將也。公世籍廣東中山翠微村，與總理爲同鄉。嘗經商於滬，後自滬旋港，始與總理稔，時總理肄業於港雅麗士醫院，每於課餘，輒致力於革命之鼓吹，與之交遊者，懼禍之及已也，悉畏避之。獨公與楊少白，楊

鶴齡，尤少純三人，極力附和之耳。公生平，性沉勇，多才藝，尤豐於愛國思想，目擊當時外侮之日亟也，常思所以禦侮之道，及聆總理欲攘外必先靖內之論，始如夢初覺，決志先倒滿清，以謀根本解決。又公於興中會時，常以黨旗之形式建議，今吾黨所用之青天白日旗，即公所設計而經總理所核定者也。公隨總理從事革命工作，每有所

命，輒奮勇當先，迄未後人，居常以無機會發動爲憾。○會甲午中日之戰，清兵敗績，高麗，旅，威相繼陷，清廷腐敗之狀益露，國勢阽危，人心憤激！總理以時機已至，乃

自檀島歸國，謀據廣州以爲根據，於港設乾亨行爲幹部，而於廣州設農學會爲機關，當時計劃發動東西兩江之義軍分兩路襲廣州，公躍起曰：男兒報國，此其時矣！乃與鄭公士良冒險入廣州，主持廣州之農學會機關。○公以屆期須分頭招待義軍，以期呼應靈敏，乃分設機關於雙門底王家祠，東門外鹹魚欄張公館及河南等處。○並定九月九日發難。○詎事爲奸徒朱祺所洩，遂於事前被李賊家焯捕於王家祠機關，提訊時，公侃侃而談，直認從事於革命不諱，雖疊受非刑，矢不供出同黨，并以大義斥滿吏之覲顏事仇，滔滔不絕。○末謂今日非廢滅滿清，決不足以光復漢族，非誅盡漢奸，又不足以廢滅滿清，故欲手刃一二狗官，以喚醒黃魂，今事雖不成，此心甚慰，請速行刑，但我可殺而繼我而起者，不可盡殺也云云。○旋於九月廿四日與朱烈士貫全等同遇害，時年僅廿九歲。○嗚呼，如公者誠壯烈矣！公爲吾黨第一次舉義失敗而犧牲之第一人，總理特哀之慟，故於公殉難後之十年，於北京開第一會時，定秘密口號之第三項問「貴友爲誰」答「陸皓東，史

堅如，」亦可見公受總理推重，刻刻不忘之一斑也。